

撒奇萊雅族 (Sakizaya) -- 花蓮奇萊平原的原住民

一、阿美族之分類

自日治時期（一九〇〇年）伊能嘉矩及粟野傳之丞二人合著的「台灣蕃人事情」提出原住民族學術的分類，阿美族為其中之一族。阿美族分佈地域狹長，以台灣東部海岸山脈兩側為主，北至花蓮縣新城鄉，南至屏東縣牡丹鄉。現因工作、教育等等需求，多數阿美族人遷徙至西部都會區，尤以大台北地區為甚。

根據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的研究，阿美族可區分為三群或五群，其中語言的分類，可以分成 Sakizaya（撒奇萊雅）、南勢阿美、Tafalon-Fata'an（太巴塢—馬太鞍）、中部群、南部群五群，除 Sakizaya（撒奇萊雅）語外，其餘四群差異不大，溝通尚無任何困難。

阿美族的分類表

三分法	北部群		中部群		南部群	
五分法	南勢阿美		秀姑巒阿美	海岸阿美	卑南阿美	恆春阿美
語言分類法	Sakizaya (撒奇萊雅)	南勢群	Tafalon-Fata'an (太巴塢—馬太鞍)	中部群	南部群	

其中近來積極爭取從阿美族分類單獨成為台灣原住民族之一族的，即主要分佈於花蓮，為奇萊平原古老民族之撒奇萊雅族 (Sakizaya)。

二、民族的認定

民族認定之工作，是一項極為複雜且爭議性高的問題，民族認定或識

別即便是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亦難有一致贊同或放諸四海皆準之要件，必須考量本國自身的因素，以期符合國內少數民族皆能認同及接受的標準。因此國內少數研究台灣原住民族學者，在處理民族邊界的問題時，大體認為民族認定的確難有放諸四海皆準之判定準則，惟是否為單一民族，或者是否係有意義的單一民族分類，至少亦須考量其主觀民族條件及客觀民族條件：

主觀民族條件----民族意願

客觀民族條件----語言、宗教、民俗、歷史、人口分布、其他文化特徵等。當主、客觀民族條件愈為明顯則民族邊界就愈清晰，成為單一民族之條件自然更趨成熟，阻力最小。

三、撒奇萊雅族（Sakizaya）之民族特徵

（一）族名沿革

撒奇萊雅族 Sakizaya，阿美族稱其為「Sakiraya」，噶瑪蘭族稱其為「Sukizaya」，撒奇萊雅族當中的飽干（Cipawkan）系統自稱為「Sakizaya」，達故部灣（Takobuan）系統則自稱「Sakidaya」，其差異在於飽干系統的「z」音，到了達故部灣系統時以「d」音代替。撒奇萊雅族原來分佈在奇萊平原（花蓮平原）上，範圍相當於現在的花蓮市區，花蓮舊稱「奇萊」，是阿美族稱其為「Sakiraya」擷取「kiray」的音而來。Sakizaya 一詞意義傾向「真正之人」，是特定的一群人，使用的語言亦稱為「Sakizaya」。撒奇萊雅族的語言與周圍的其他阿美族部落（例如 Natawran 荳蘭 Pokpok 薄薄 Lidaw 里漏 Cikasuan 七腳川）不同，兩者間的差異程度幾已達到無法溝通的地步。依據撒奇萊雅族耆老帝瓦伊撒耘校長（李來旺）的田野調查說法，早期撒奇萊雅族在奇萊平原上曾建立起 10 個大部落，其位置如表 2-1 所示：

表 2-1 Sakizaya 族在奇萊平原建立的部落

部落原名	譯名	居住位置	原名含義
Takoboan	竹窩灣 (達故部灣)	慈濟醫院和四維高中一帶	海灣之湖
Nabakoan	拿巴國灣	統帥飯店一帶	煙草田
Cipawkan	基包干 (飽干)	花蓮市德安附近	意義不明
Tamasaydan	達馬賽但	花蓮北濱和南濱二街	長在沙灘上的一種草名
Kenoy	根奴伊	北昌國小一帶	一種果實可食的樹種
Civarvaran	基瓦瓦蘭	私立國光商工以東	人名 (最早來此開墾的人)
Civawngan	基發俄岸	美崙工業區	草名 (可與檳榔共食)
Pazik	巴利克	花蓮高工、花蓮縣政府一帶	像鬼頭刀魚的山
Cikep	基克布	美崙高爾夫球場附近	勇士失蹤處
Towapon	多阿笨	花蓮港華東社區	人名 (意不詳)

資料來源：李來旺 (1996：2)

上述的部落中，達故部灣是撒奇萊雅族的主要部落，為其他部落的發源地。撒奇萊雅族有屬於自己的語言，也有建立屬於撒奇萊雅族的部落，因此撒奇萊雅族指的是一群說著與阿美族不同語言的人，與 Natawaran 荳蘭、Pokpok 薄薄、Lidaw 里漏、Cikasuan 七腳川這些指稱某地區的阿美族部落名不同。

文獻裡記載撒奇萊雅族的時間可以追溯到西元 1630 年代，在西班牙統治台灣北部與東北部時，將此區域劃分成三省，其中 Turoboan 省包含的地方有

Turoboan Patibur Rarangus Chiulien Tataruman Saquiraya Tabaron Rauay Chupre Chicasuan Pabanán Saruman 等，而 Saquiraya 就是指現今的撒奇萊雅族。到了荷蘭時代，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探尋東部的金礦產地，屢屢派出探險隊到東海岸去，在西元 1638 年探險隊

的 Wessling 回報說東海岸的

Sakiraga、Ullaban、Daracop、Linauw、Tiroo、Ullebacan、Maduan 等地方產有金子，這裡所記錄的 Sakiraga 指的也是撒奇萊雅族。清代的文獻裏，周鍾瑄在西元 1717 年的《諸羅縣志》所記載之「筠榔榔社」是撒奇萊雅族的音譯名，而後藍鼎元在 1722 年《東征集》與黃叔璥在 1724 年《臺海使槎錄》台灣山後崇爻八社的「筠榔榔」、劉良璧在 1741 年《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崇爻八社的「根耶耶」、范咸在 1745 年《重修台灣府志》崇爻八社的「筠榔榔」、余文儀在 1746 年《續修台灣府志》崇爻八社的「筠榔榔」、陳淑均在 1831 年《噶瑪蘭廳志》的「根榔榔」、羅大春在 1875 年《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的「根老爺」、夏獻綸在 1879 年《台灣輿圖》南勢七社的「巾老耶」等都指的是同一名詞。西元 1878 年的加禮宛事件（撒奇萊雅族人稱為達故部灣 Takoboan 事件）事件以後，才將撒奇萊雅族改稱為「歸化社」。西元 1894 年胡傳的《台灣州採訪冊》，南勢番七社就記錄為「歸化社」，1900 年田代安定《台安殖民地豫察報文》也記載為「歸化」。值得一提的，《噶瑪蘭廳志》提到的「霸鞭」與《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台灣輿圖》《台灣州採訪冊》《台安殖民地豫察報文》提到的「飽干」，指的則是撒奇萊雅族的 Cipawkan 部落。伊能嘉矩的《台灣蕃政志》與連雅堂的《台灣通史》，裡面記述加禮宛事件中的「竹窩宛」是撒奇萊雅族最大部落達故部灣的音譯。以下將撒奇萊雅族於文獻上的名稱演變作說明，見表 2-2：

表 2-2 撒奇萊雅族於文獻紀錄的名稱演變（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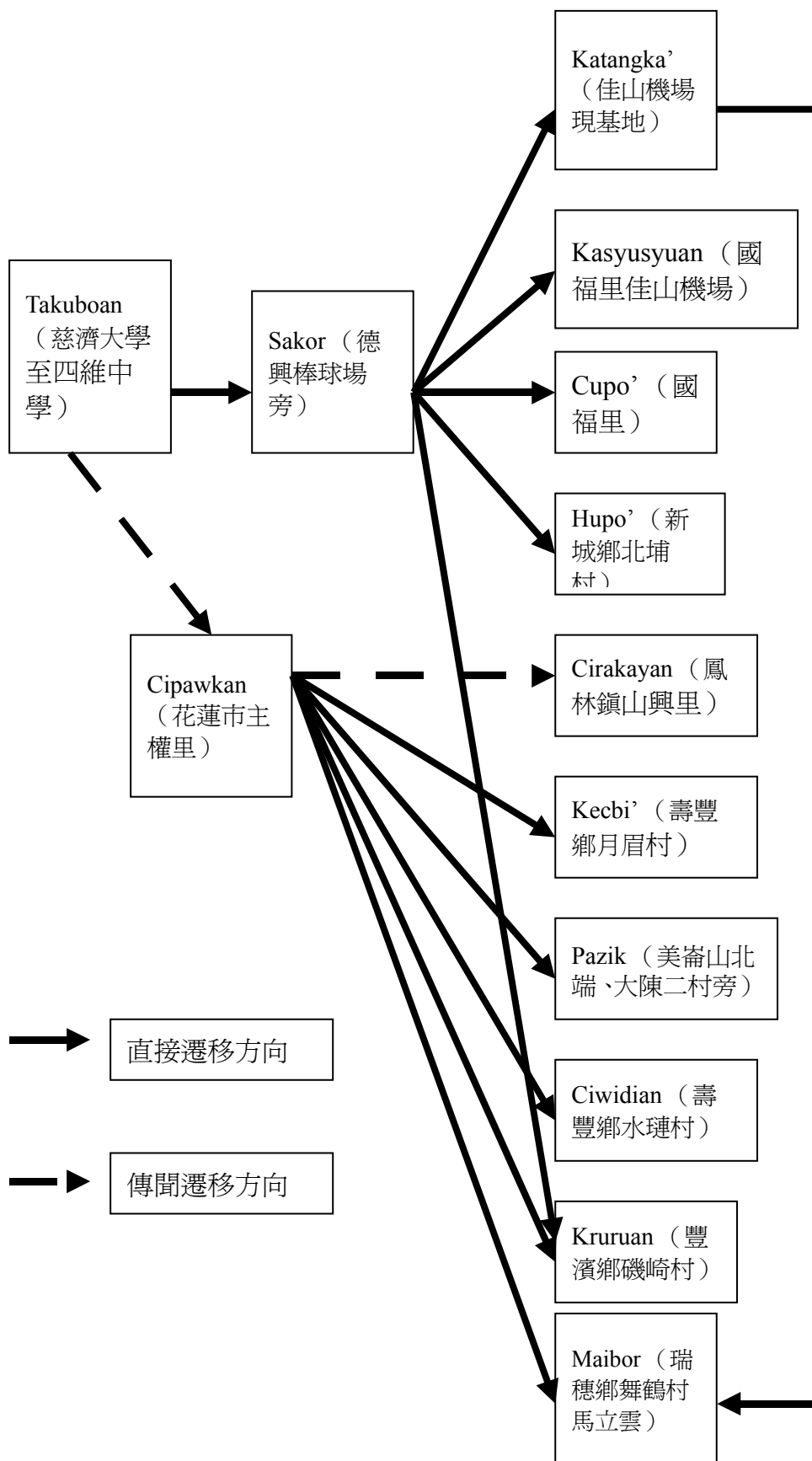
年代	名稱	所屬區域	資料來源
1630 左右	Saquiraya	Torobuan 省	Borao (1993 : 103)
1638	Sakiraga	—	中村孝治 (1992 : 88)
1717	筠榔榔	—	周鍾瑄 (1962 : 31)
1722	筠榔榔	崇爻八社	藍鼎元 (1958 : 90)
1724	筠榔榔	崇爻八社	黃叔璥 (1957 : 122)
1741	根耶耶	崇爻八社	劉良璧 (1961 : 81)

1745	筠榔榔	崇爻八社	范咸 (1961: 71)
1764	筠榔榔	崇爻八社	余文儀 (1962: 81)
1831	根耶耶	崇爻八社	陳淑均 (1963: 433)
1875	根老耶	南勢番	羅大春 (1972: 47)
1879	巾老耶	南勢七社	夏獻綸 (1996: 77)
1894	歸化	南勢番	胡傳 (1993: 66)
1900	歸化	南勢阿眉番	田代安定 (1900: 256)

(二) 聚落分佈及人口

撒奇萊雅族的聚落主要分佈於台灣東部，大致在今日的花蓮縣境內。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分佈的地區並不超出花蓮平原，隨著加禮宛事件的戰敗，平地人大量進入花蓮平原，加上日本時代為逃避勞役以及水災因素，撒奇萊雅族除了在平原上的小範圍遷徙外，同時也開始向平原以外的地方作大範圍的遷移。目前撒奇萊雅族比較集中或是所建立的部落有北埔 (Hupo')、美崙 (Pazik)、德興 (Sakor)、主佈 (Cupo'、Kasyusyuan)、月眉 ('Apalu)、山興 (Cirakayan)、水璉 (Ciwidian)、磯崎 (Karuruan)、馬立雲 (Maibor) 等，其餘人口散居於其他阿美族聚落，近年來隨著工業發展，遷居北部都會區的人口亦不少，粗估總人口約有 5 千人至 1 萬人上下。

根據田野資料，有關 Sakizaya 族的遷徙以圖 2-1 來表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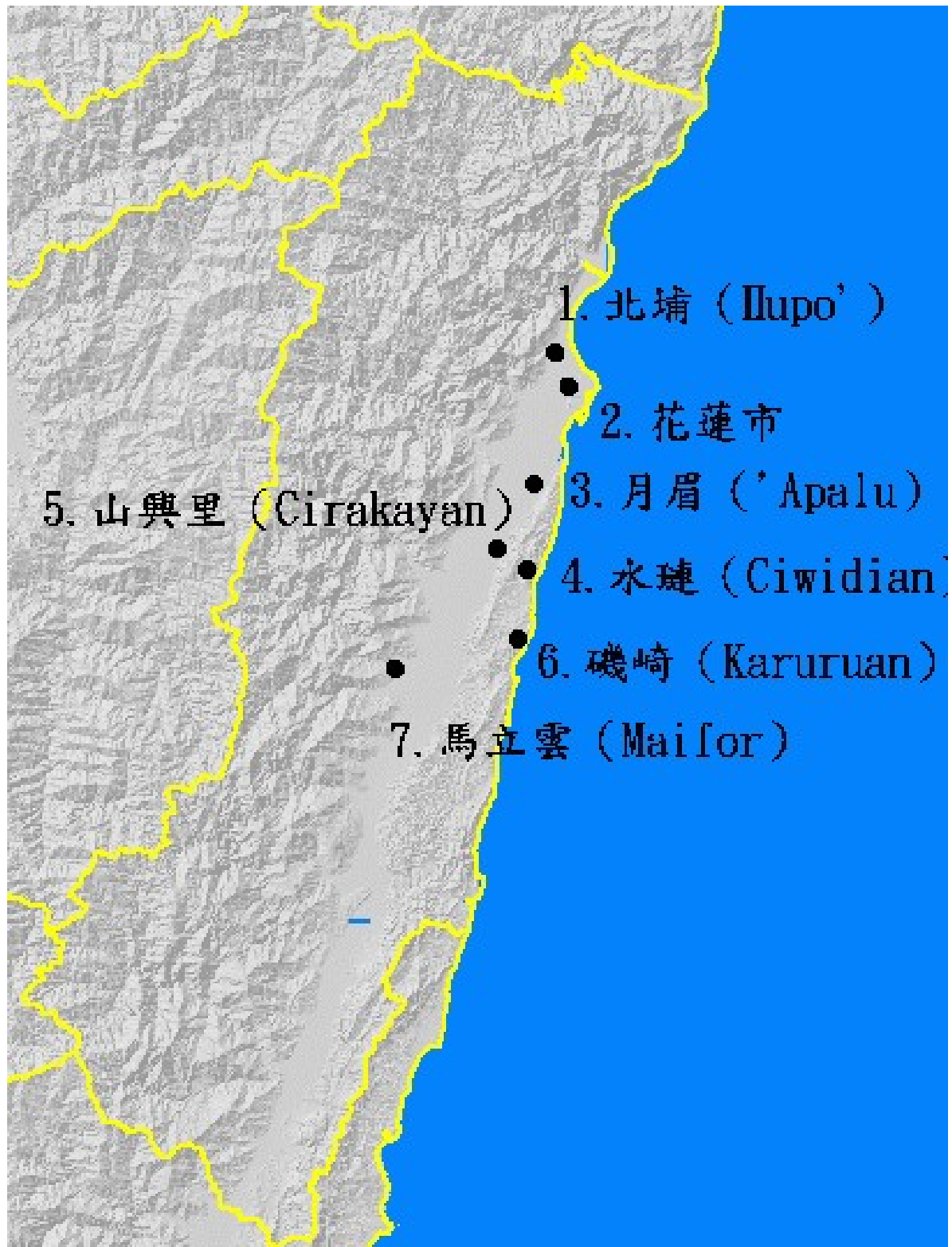


圖 2-3 Sakizaya 族的聚落分佈

資料來源：http://tcemap.gcc.ntu.edu.tw/sub_1/geog.htm，經改繪完成

（三）通婚

撒奇萊雅族早期的婚姻型態以所謂的招贅婚為通則，情形與阿美族相同。以德興（Sakor）為例，根據耆老的口述，以前每到年末時（豐年祭過後），部落的青年男女會利用這段農閒時間，時常在傍晚相互嬉戲為樂。男孩子常守著部落進出的入口（部落外圍多種植刺竹，以便守禦外敵），用樹子（通常為苦苓子）去彈打女孩子，若是自己喜歡的對象，彈打次數會減少許多，有時候男孩子常會在夜晚的時候，到喜愛的女孩子家窗前，吹奏口簧琴給女孩子聽。當男女雙方談及婚嫁時，男方必須到山裡頭尋找並撿拾大量的木頭，而且木頭的品質必須要最好的，數量大約是一到二個牛車的載承量，然後堆好放置在女方的家門前。結婚時，雙方必須要準備酒、檳榔和木材，雙方家長同意後，男方就可以正式進入到女方的家中定居。婚姻持續一段時間，若是女方不滿意這個丈夫，可以將男方的行李堆置在外頭，男方會很識趣的拿走自己的行李離開，這時女方則會向外潑水，以結束這一段婚姻，而後男女雙方仍可以各自找尋另一段婚姻。

早期 Sakizaya 族婚配的對象是以自己族人為主，與他族通婚情形很少，而且通婚對象一般以地理上相接鄰又非敵對的民族為主。到了日本時期以後，與他族通婚的情形才普遍增

（三）傳說、歷史與文化

日治時期，移川子之藏曾記錄過兩則有關撒奇萊雅族的祖源傳說：「最初祖先在米崙山（飽干、舞鶴稱為 Pazik，歸化社稱為 Padik，其他 Pangcah 語稱為 Parik）東北、花蓮港高爾夫球場西北方的 Nararacanan，與荳蘭、薄薄、里漏、七腳川的祖先居住在一起。在那裡準備要分社，並開始豎立槍枝以比較人數多寡，這時撒奇萊雅族將部

份槍枝藏匿起來，如此好像人數較少，因此就把其他社的人分至撒奇萊雅族這一部份。而後移到稱為 Kobo 的地方。由以上來看，撒奇萊雅族的人數在以前是比較多的。

Nararacanan 的地名是從 raracan（卷貝的一種）一詞而來。這個地方稍北處、接近海邊之地，有一貝殼數量非常豐富的小丘。這是在 Nararacanan 時代祖先吃過的貝殼所堆積下來的。」另一則傳說為：「在太古時期，有一位叫 Votoc 的男子與一位叫 Savak 的女子，他們從 Nararacanan 的地裡出來，並且結為夫妻。又另有一位叫 Kurumi 的女子，不知道是從那裡來的，她有一位叫 Sayan 的女兒。他們都是 Sakizaya 族的祖先，有一天早上 Sayan 拿著容器到水井邊提水，正要提上來時，忽然（繩子）無法動彈。不得已只好回家，她的母親要她再回去試一試，Sayan 回去看時，結果從水井中出現一位男子，並且向其求婚，這個男子是 Votoc、Savak 夫婦的兒子 Votong，他得到 Kurumi 的同意而成為 Sayan 的丈夫。但是他每天都埋首於陀螺的製作而荒廢了田裡的工作。因此引起 Kurumi 的不滿而欲趕他出去，然而卻無法動他一動。後來陀螺做好以後，Votong 來到未耕作的田中，把陀螺轉了一轉，田地頓時完成了開墾工作。接著又播下甜的瓜子與苦的瓜子，甜的瓜子就生長出稻米來，苦的瓜子就生產出小米來。而後，Votong 又教授有關播種的方法與其他有關祭祀與禁忌。

經過三年時光，Votong 向 Sayan 說要回自己的本家，因為路途遙遠，所以希望 Sayan 能夠留下來並陪在父母親身邊。這時 Sayan 已有身孕但是卻要跟隨 Votong 回本家。Votong 的本家在天上，必須攀登梯子，正登上梯子時，Votong 吩咐 Sayan 在登梯子時不可以發出聲響。剩下一點正要登上天上時，Sayan 因為疲勞而發出嘆氣的聲音，這時候整個梯子從天空落到地面，Sayan 因此摔下，並且從腹部產出鹿、豬、蛇

等動物。Votong 則仍回到天上，他們所使用的梯子依然殘存在舞鶴附近。

Sayan 的家在 Bararat 水池附近，這個水池的東北方，靠近海的地方，Sayan 取水的地方仍然存在，稱這個池為 Tuvung-no-Votong (Votong 池)，現在在池邊有舉行求雨的儀式。

而同為 Votoc、Savak 的女兒，名字叫做 Vay-Rovas (Votong 的姊姊或妹妹)，她也有一個女兒叫做 Cisiringan。她是一位身體呈現紅色的美人，海神看見後就要提親，若不答應，就要引起大洪水，這時海水不斷的漲起來。因此在 Nararacanan 的有力人士向 Vay-Rovas 請求犧牲她的女兒以拯救部落的人，母親 Vay-Rovas 無奈地只好答應，並將女兒 Cisiringan 裝入箱子內而放逐在海上任其漂流，頓時海面呈現一片紅色，海水也漸漸退去。Vay-Rovas 跟隨箱子漂流的方向找尋女兒，並以鐵棒作為手杖，走遍整個海岸，後來向南方到了 Tarawadaw，也就是秀姑巒溪口的 Maktaay 仍無尋見女兒，遂丟下鐵棒回到 Nararacanan 地方。又當 Vay-Rovas 步行於海岸時，曾向海說，以手杖為界，海水不可侵犯過來，因此才決定了海陸的界線。」這兩則傳說似乎暗示著 Sakizaya 族最早的發源地在於花蓮平原。

有關撒奇萊雅族的歷史文獻資料並不多，要建立撒奇萊雅族的民族史是非常困難的，雖然如此，仍以有限的文獻記載以表 3-1 列出撒奇萊雅族的年代大事表：

表 3-1 撒奇萊雅族 大事一覽表

年代 (西元)	大事記	資料出處
1638	荷蘭東印度公司商務特派員 Wesseling 從 Pimaba (卑南覓) 乘船訪問撒奇萊雅族的部落	康培德 1998 : 16

1643	荷蘭上尉軍官 Pieter Boon 至東部探尋金礦產地，行經撒奇萊雅族部落時，撒奇萊雅族曾經提供像豬隻等糧食補給以及協助搭蓋夜宿用的營寮	康培德 1998：38
1645	荷蘭商務特派員 Cornelis Caesar 率軍攻擊 Telleroma 時，撒奇萊雅族長老 Artoijs 曾帶領族人提供補給品與協助搭建夜宿用草寮，但是荷蘭軍回程時，撒奇萊雅族改變態度，不再供給協助，同時與 Telleroma 準備攻擊荷蘭軍，Cornelis Caesar 得知消息後，決議讓中尉 Carsman 攻擊撒奇萊雅族	康培德 1998：38-39
1646	Cornelis Caesar 向撒奇萊雅族部落徵收豬隻、甘薯、糯米餅、4 籠雞，並協助搭蓋過夜用臨時房舍	康培德 1998：62
1878	撒奇萊雅族與噶瑪蘭族聯合與清國軍隊作戰，引發達故部灣（Takoboan）事件（也就是清國史料上的「加禮宛事件」），因撒奇萊雅族失敗，造成部落人口的流散	吳贊誠 1966：19
1984	撒奇萊雅族部落 Katanka'（佳山部落）因為佳山機場的興建而廢村	

說明：

1. 1638 年、1643 年、1645 年、1646 年資料引自康培德，《荷蘭時代花東地區原住民聚落景觀和族群互動之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 87-2415-H-026-001，1998）
2. 1984 年資料則為 1998 年田野所得。

西元 1874 年（同治 13 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國政府察覺到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在加上沈葆楨積極的鼓吹下，遂有所謂「開山撫番」的政策出現，隨著北路的開發，平地人遷移花蓮平原人數增多，土地的侵墾，加深了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也因之而起。依照清國政府方面的記載，西元 1878 年（光緒 4 年）3、4 月間（農曆），土棍陳輝煌就「指營撞騙，按田勒派」，詐取不少噶瑪蘭族（加禮宛）的錢財，噶瑪蘭族在忍無可忍的地步，決定要起來武力反抗，這些可以說是加禮宛事件的遠因。不過，真正造成此次事件的導火線主要是因為清軍官兵與當地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在買賣上起了衝突，清軍仗恃欺壓噶瑪蘭族和撒奇萊雅族，而且清軍官兵甚至凌辱原住民的婦女，噶瑪蘭族

與撒奇萊雅族曾結合多人到清軍營區理論，不過，營區軍官不但庇護肇事的官兵，而且還將來請願的原住民全部殺死，遂引起原住民的公憤，決定採取必要措施，以求公道。

但因兵力武器太過懸殊，終至戰敗。自此撒奇萊雅族（Sakizaya）流離失所，散佈至花蓮各地，或建立新聚落，或隱身於阿美族領域內。日治時期，因撒奇萊雅族（Sakizaya）對昔日事件創傷記憶猶存，致使族人隱姓埋名，其文化特性亦多所隱藏而不甚明顯，故在辦理民族分類時，將其歸併於阿美族內。

撒奇萊雅族的部落裡，同樣有與阿美族相似的年齡階級，據日本學者的田野資料所記載，在日治時期德興（sakor）的年齡階級（sral）是每五年進階一次。

撒奇萊雅族稱神靈為dito，相當於阿美族的kawas。與其他原住民相同，撒奇萊雅族相信萬物有靈，超自然的力量無所不在，在dito裡，也包含有祖靈的存在，只是祖靈的位置無法預測，不知固定的地點在哪裡，似乎只有祭司mapalaway才能夠與祖靈溝通。在古野清人田野資料裡，他訪錄當時年已八十歲的歸化社（sakor）老頭目Parik、長老Atop·Bulaw，他們認為祖靈不是一般人能夠知道他的確切位置，例如大神Malataw，經常存在於家庭中，只是飄忽不定。早在水稻引進栽種時，原先的撒奇萊雅族是栽種陸稻（早稻tipos）的，這種稻子也存在有神靈，其神名稱為「Tipos·Soaya」。又人的生死也同樣受到神靈的影響，出生是因為神靈附著於身體內，女人能夠受孕，也是有神靈的存在。人的身影存在身體內，當人們死亡後，身影也就脫離了人的身體。除了上述的神靈外，撒奇萊雅族還有其他不同的神，稱為Malataw·Otoki的是人間祖靈，Olipong是驅趕流行疾病的神社，Talaman、Takonawan是貧窮之神。

除了古野清人採集相關的傳說外，移川子之藏等人亦採錄到相關撒奇萊雅族的傳說，認為歸化社的神靈稱為dito，這種dito屬於死亡之靈，當人們死亡之後，他的靈魂會通過米崙山（今美崙山）的凹處，朝向東方，向大海的方向飄去。而撒奇萊雅族在祭祀時，所有的祖靈又會從海邊穿過米崙山回到祭祀之地，這些祖靈的型態往往是穿著紅色衣物，但是並非一般人可以看見的，必須是祭司mapalaway始可看見。

撒奇萊雅族將一年四季分為pasavaan（春天）、ralod（夏天）、sadinsing（秋天）、kasinawan（冬天），隨著季節舉行相關的祭儀活動。撒奇萊雅族的歲時祭儀，與其他台灣的南島民族一樣，havay（以下記為小米或粟）或tipus（旱稻）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作物。根據日文文獻的記載以及撒奇萊雅族耆老的口述，早期撒奇萊雅族的祭典是以小米為祭祀中心，按照小米生長時節，分為播粟祭、捕魚祭、收成祭、豐年祭與收藏祭。

近年來為提倡有關撒奇萊雅族的文化復振運動，在族人的努力之下，開始進行撒奇萊雅族的習俗儀式的找尋。以國福里為例，近兩三年將社區名稱由國福社區改為「撒基拉雅族主佈社區」，每年舉行撒基拉雅族主佈社區豐年祭，為突顯出撒奇萊雅族的祭曲與舞蹈，在幾位頭目的努力下，陸陸續續找到幾首撒奇萊雅族早期吟唱的祭曲以及舞蹈，在豐年祭的項目內，加重撒奇萊雅族的歌曲以及舞蹈，並且組隊參加花蓮縣的文化祭節目演出。另外也開始在豐年祭前恢復數十年未再舉行的捕魚祭，以往從事捕魚的地點在美崙溪靠近出海口附近，因原地點受到污染，無法從事捕魚工作，因此將地點移至美崙溪上游的水源地附近。進行的方式比照耆老口述的程序，首先請頭目向Malataw以及河神祈禱與祈福，告知儀式中斷已久現在要恢復的理由，並保佑捕

魚時能夠滿載而歸。祝禱完後，進行八卦網的灑網捕魚，所有的儀式均由男性所進行以及完成，女性僅在旁觀看。待補完魚後，在向河邊祭禱，感謝魚獲量的豐收，然後將補到的魚當場全部烹煮，並分享給參與的族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每年都會舉辦的達故部灣聯合豐年祭，雖然仍舊沿襲以往的方式舉行，但是在2004年的9月13日-14日特別擴大為「九十三年度撒基拉雅族聯合豐年祭」地點在花崗山體育場，雖然與主佈社區以及馬立雲社區比較，沒有任何撒奇萊雅族的傳統儀式舉行，但是卻賦予一個更大的功能，那就是聯絡所有不同聚落的撒奇萊雅族人，舉行屬於自己的文化活動，讓水璉、磯崎、月眉等無法舉行幾豐年祭的遺憾，在這裡得到補償，對擬聚撒奇萊雅族的向心力有著極大的功效。

（四）語言的維持

雖然語言學將撒奇萊雅語（Sakizaya）視為阿美語的方言，但在生活裡撒奇萊雅語（Sakizaya）與阿美族語無法溝通，其差異程度甚大，往往在對話的過程中，產生甚多認知上的誤會。原民會委託政大、師大、東華等辦理的原住民族語認證考試，撒奇萊雅語（Sakizaya）被歸為奇萊阿美語，在認證考試中，經常可以聽到阿美族考生取得阿美族二個以上的語別認證，但是唯獨無法取得奇萊阿美語的認證，反過來撒奇萊雅族（Sakizaya）卻可以擁有奇萊阿美語以及其他阿美族語言別的認證，這顯示撒奇萊雅族（Sakizaya）擁有雙語的能力。

根據訪談，撒奇萊雅語（Sakizaya）向阿美族借用了不少詞彙，因此Sakizaya語有些詞彙可以和阿美語相通，在阿美族人的語感裡，某些撒奇萊雅語（Sakizaya）詞彙只是「腔調」不同而已。但是，阿美族

過於關注相同或相似的詞彙，而不易發現撒奇萊雅語（Sakizaya）的詞彙差異。事實上，阿美族人之所以聽得懂一部分撒奇萊雅語

（Sakizaya）詞彙，係因為彼此接觸的關係。換句話說，撒奇萊雅語（Sakizaya）保存了特殊的語音和詞彙，正好成為阿美族用來區辨撒奇萊雅人（Sakizaya）的依據。

撒奇萊雅語（Sakizaya）的詞彙，從政大版原住民族語言課本第一階到第九階的課文詞彙去分析，共蒐集六種阿美語 360 個常用詞彙，再從 360 詞彙裡剔除外來語或創新詞，得出 160 個基礎詞彙。從 160 個基礎詞彙裡去觀察彼此之間的共通程度，可以得出以下的結果：撒奇萊雅語（Sakizaya）和其他 5 種阿美語的詞彙共通率，遠不及 5 種阿美語彼此的共通率。換句話說，撒奇萊雅語（Sakizaya）和北部阿美語的詞彙共通率最高，卻只有 59%；撒奇萊雅語（Sakizaya）和其餘四種阿美語之間的詞彙共通率也僅在 52%~53%；其他五種阿美語彼此的詞彙共通率在 88%~92%之間，幾乎 9 成可以相互理解，而和撒奇萊雅語（Sakizaya）之間則只有 6 成的相互理解度。詳見表 1。

表 1：

160 基礎詞						
	奇萊					
北部	59	北部				
中部	53	90	中部			
海岸	52	88	92	海岸		
馬蘭	52	88	90	91	馬蘭	
恆春	52	88	91	90	91	恆春

從上述 160 個基礎詞彙裡進一步篩選出 65 個核心詞（不易產生借用

關係的本族詞彙)，據以檢驗各語詞彙的同源關係，可以得出以下結果：撒奇萊雅語（Sakizaya）和其他五種阿美語之間的詞彙距離較遠，顯示語言分化的時間較久；其他五種阿美語之間的詞彙接近度較高（91%~95%），顯示語言分化時間較短，甚至可以說是同一語言的不同方言變體。但撒奇萊雅語（Sakizaya）究竟是阿美語的方言變體，抑或撒奇萊雅語（Sakizaya）-阿美語的分化結果，語言學上仍無定論。有關詞彙的差異詳見表 2。

表 2：

65 核心詞						
	奇萊					
北部	62	北部				
中部	60	94	中部			
海岸	59	92	95	海岸		
馬蘭	57	91	94	94	馬蘭	
恆春	59	94	95	94	92	恆春

（五）民族意識

撒奇萊雅族（Sakizaya）的主觀意識極為明顯，除了從申請民族正名運動觀察外，撒奇萊雅族（Sakizaya）辦理過全族的祭祖儀式，也自發性的辦理全族豐年祭儀，另外亦積極籌組民族自治組織，建立超越聚落意識的民族意識，經過 1 年的策劃，本（95）年 7 月 1 日撒奇萊雅族（Sakizaya）以祭祖儀式作為基底，舉行全族祭儀的火神祭，主要是紀念與緬懷加禮宛事件犧牲的撒奇萊雅族（Sakizaya）先烈，此活動在撒奇萊雅族（Sakizaya）的發生地 Takoboan（現花蓮市德興運動公園）旁之美崙溪畔，所有的撒奇萊雅族（Sakizaya）聚落均有族人派代表參與，此可謂撒奇萊雅族（Sakizaya）的最顯著表現。

四、撒奇萊雅族（Sakizaya）申請正名之現況

撒奇萊雅族（Sakizaya）正名運動最早要追溯至1990年7月31日，由帝瓦伊·撒耘校長於花蓮市美崙溪畔舉行Sakizaya族祭祖大典，這是第一次以Sakizaya作為名稱的祭典。早期對於撒奇萊雅族（Sakizaya）以文化的重建為主要訴求，2000年3月5日成立「花蓮縣撒基拉雅族達固部灣部落文化發展重建協會」作為執行的組織，2003年2月22日於壽豐鄉壽豐村召集奇萊阿美語認證通過族人，討論族群正名議題。到了2003年6月7日於壽豐鄉水璉村校長的白宮住所召集撒奇萊雅族（Sakizaya）意見領袖討論族群正名議題，其間邀請有退休警官、現任市民代表、醫生、大學教授、部落頭目等，會中除由校長講述有關Takobowan（加禮宛）事件，並就成立撒奇萊雅族（Sakizaya）達成高度共識，對於正名的進程步驟作基本的大方向擬定。

2004年7月10日協會召開第2屆第1次的會員大會，將「花蓮縣撒基拉雅族達固部灣部落文化發展重建協會」改為「花蓮縣撒基拉雅族發展協會」，並決議正式啟動民族正名運動，到了94年4月16日於花蓮市國福活動中心成立「Sakizaya新族群運動聯盟」，整合協會、工作團、社會菁英等資源及人力，確認「1013行動」，正式對外發佈民族正名，恢復127年前民族名稱。

「Sakizaya新族群運動聯盟」於2005年9月25日sakizaya字第940001號發函至本會，做行動之通知，並派專人至原民會企劃處說明民族正名申請當天的流程。2005年10月13日花蓮縣水璉、主佈、馬立雲、磯崎、新城等撒奇萊雅族（Sakizaya）部落均派代表參與，行動當天分成花蓮集合地與台北集合地，包含工作人員約60人至原民會

遞交正名申請書。原民會由主任委員接見族人，並致詞表達支持之意，隨後由總領隊徐成九與副主任委員共同簽署申請正名同意書，並且由各部落代表表達民族正名的意願，最後由總領隊遞交連署書4,863件、撒奇萊雅族（Sakizaya）相關研究文獻以及民族象徵物，完成申請正名活動。

有關族名的漢字書寫，花蓮縣撒基拉雅族發展協會於2006年8月13日在花蓮市國福里活動中心開會表決後，族名以「撒奇萊雅族」作為對外之漢字書寫，而羅馬拼音書寫方式則維持為「Sakizaya」。

五、原民會辦理民族認定過程

撒奇萊雅族認定將牽動當前原住民族12族之分類，基於尊重民族意願及民族生存綿延永續發展，並依循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立法精神，參酌以往處理新民族認定程序。針對本案，原民會為如下之辦理：

- (1) 委託專家學者從事民族認定研究：撒奇萊雅族（Sakizaya）於2005年10月13日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及原住民族別認定辦法第2條規定，遞交正名宣言書及相關文件請本會依上開規定程序核定為一新民族，本會爰參照以往之程序，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林修澈主任辦理Sakizaya族民族認定研究，並業於2006年9月26日「Sakizaya族正名」委託研究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召開竣事。
- (2) 依上開會議提出之「Sakizaya族的民族認定期末報告」結論，該人群具備語言、宗教、民俗等客觀民族條件，以及強烈之民族意識的主觀民族條件，亦即民族邊界甚為清楚，且經徵詢阿美族人意見，雖多一些惋惜及挽留，但也普遍給與祝福，是以撒奇萊雅族（Sakizaya）成為一獨立民族，實已符合民

族平等、自主發展之精神。

綜上所述，撒奇萊雅族主觀上有強烈之民族意願，客觀上具備足以區辨他族及我族之民族邊界，具備成為單一民族之條件。撒奇萊雅族分別於原民會第81次委員會議及林政務委員萬億主持之民族認定審議會議審查討論，終於在2007年1月17日召開之院會核定撒奇萊雅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之一族，取得民族地位。



圖 1 撒奇萊雅族之正名申請



圖 2 正名前的祈福儀式



圖 3 火神祭之頭目合照



圖 4 達故部灣舊居地

婦女上衣(內)



2008 4 29

圖 5 撒奇萊雅族女性衣物 (一)

婦女上衣(背心)



2008 4

圖 6 撒奇萊雅族女性衣物 (二)



圖 7 撒奇萊雅族正名茶會會場



圖 8 蘇院長接見撒奇萊雅族頭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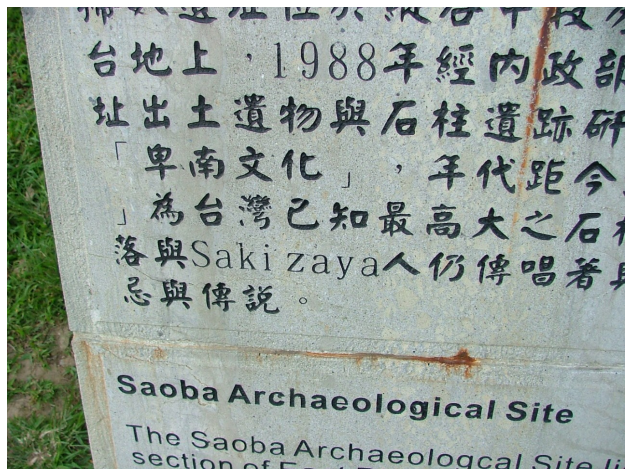


圖 9 撒奇萊雅族神話傳說地—舞鶴台地



圖 11 撒奇萊雅族正名部落座談會—水璉

圖 10 舞鶴台地之碑文



圖 12 撒奇萊雅族女性